

## 四川巴中及伟人晏阳初

——读苗勇先生新著《晏阳初》

□岳定海

这些年,不断收到全国各地作家给我的签名赠书,我不时地粗读细读精读各类人间文化的丰富营养品,心里总是翻腾着天空舒卷的白云和海洋抒情的浪花,它们高举世间文化殿堂上的哲学、文学与史学的三粒星星照耀着我探寻的路程,增添着我前进的勇气与智慧,这其中,供职于四川省总工会的作家苗勇赠送我的力作《晏阳初》是很特别的一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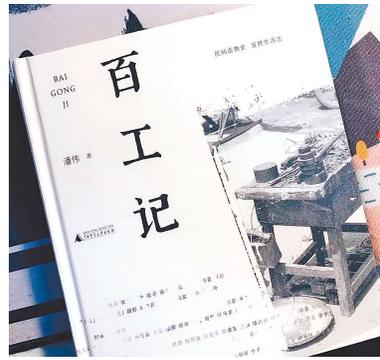
任何一位游子包括名人提及故乡,往往按捺不住自己热泪盈眶的飘逸思绪,回望祖国的壮丽山河,生于宋国的庄子,生于江油的李白,生于南京的曹雪芹,生于绍兴的鲁迅……总是让故乡人脸上生光,让拥趸者津津乐道不已。在我记忆里当属荒凉山野的四川巴中山区,忽然崛起起平的民教育家、堪称伟人的晏阳初先生,让我大感意外。

这就牵出几个细线条的疏影横斜的话题,儿童时代母亲在家乡盐亭县城北街洋槐树下为我哼唱“巴山哟,背二哥”这支略显苍凉的四川民歌,脑海里就隐隐约约地浮现崇山峻岭的大巴山剪影,土著居民光脚负重爬行在直伸云霄的陡峭山路,他们在此生长,在此劳动,在此蹒跚,在此消亡,大巴山那轮孤寂的山月,是群山怀抱里生生不息的子民的永不弥散的胎记。这段话又引向了一个时间节点,巴山夜雨辽阔岁月的凄清和炊烟袅袅的无助,这是指的民国及以远的古老时代及黯然年轮。巴中贫瘠的山地因此盛产热血而且无畏的士兵,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红四方面军的将士大多从大巴山破败的烂房断屋走出来,从广种薄收的大山深处走出来,他们高举弹洞的旗帜,为一个喷薄而出的黎明战斗!多年前我应邀参加一个四川作家巴中笔会时前往恩阳古镇和红四方面军的革命遗址参观,内心受到极大的震撼,这方绵延不绝的热土,堪称烽烟尽处的红色奇迹!我们一行作家,拜谒了红四方面军烈士陵园。我在陵园伫立良久,沉默着走向落日闪耀的山顶。我在恩阳古镇漫步时,从遗留战争痕迹的院落与街道走进走出,我承认我以往小看了巴中,小看了这片跳荡着激情燃烧的岁月……它们的星光,无与伦比地照亮着那些年的不屈与抗争,也激荡着当今优美的诗与远方。

在巴中苍凉厚土上孕育伟人晏阳初是我没有想到的,这确实不能怪我,这是当年贫穷的巴中限制了我对科学、艺术、文化及教育领域的想象力。在我半生光阴的写作里,一直慎用伟人二字,浩瀚无垠的天地里曾经涌现璀璨夺目的星云让人敬仰,而伟人却是寥若晨星,这其中,“平民教育家”“乡村建设者”晏阳初先生担得起这个历史的评价!

生于清末民初的晏阳初呼吸着积贫积弱年代的腐朽空气,他蹭过没膝深的淤泥,却用一朵纯洁大爱的教育之花,证明自己的思考与实践的前瞻性与实用性是多么的艰难,又是多么的深刻!晏阳初选择民国时期的河北省定县作为乡村教育实验区,他经过多年沉淀与思考提出“四大教育”的平民教育思想,其中文艺教育的目的在于培养知识力,摘下“愚”的残枝败叶;生计教育的目的在于培养生产力,扫除“穷”的如影相随;卫生教育的目的在于培养健康力,根除“弱”的不堪一击;公民教育的目的在于培养团结力,摒弃“私”的大道绊脚石。晏阳初平民教育思想产生于二十世纪20年代,我们看见,其时的中国大地山川河流之相连的广阔世界,苦痛的农民劳作之余在夕光里捧起识字课本学习汉字,悲伤的手工业者在昏暗的窗台前听文化的传播,他们想知道,这一横一竖一上一下的方块文字的背后,隐藏着什么样的让愚钝人们步步走向聪明境界的魅力?晏阳初用毕生心血浇灌的平民教育之种子,在历经沧桑的神州大地上开出庄严灿烂的走向大美的累累花瓣,它们绵密、从容、沉静,演变出文化之脉,不断地结出丰硕的成果,培养了一大批平民教育专家和乡村建设人才,晏阳初因而被称为“世界平民教育之父”,获得世界学界的广泛尊敬。

写于此,我突然联想到晏氏一门的煌煌先祖北宋宰相晏殊和他的第七个儿子、文学家晏几道,他们的文学成就已刻写在人类恒久的文学纪念碑上。他们文风飞扬又高标独立的后辈晏阳初,将晏氏家族的门风,将大江南北的家风,将中国教育的文风又推向了一个万众瞩目的高度!感谢作家苗勇,用一支史笔描写了一个伟大的天朗气清的时代,描画了一位从巴中走出的平凡里见不朽的晏阳初先生!

时代留痕  
文明蝉蜕

——读《百工记》

□彭忠富

人生有三苦,“打铁、撑船、磨豆腐”。以打铁为例,铁匠人生有“三难”:一是穿新衣裳难。终日与火打交道,锤子落,火星溅,浑身衣裳即成马蜂窝;二是剃头净面难。铁屑扑脸入发,剃刀遇粗脸,豁口卷刃;三是相亲娶妻难。四季烟熏火燎,脸似黑包公,鼻孔像烟筒。铁匠这手艺,看似人人敬而远之,然而在农耕社会,铁匠是乡村“八匠”之一,村头镇尾都有铁匠铺。铁匠铺里那透红的铁块、熊熊炉火、铁匠奋力击打的背影,伴随着叮叮当当的敲击声,是我们生活中常见的场景。

俗话说,天干饿不死手艺人,铁匠自然也不例外。不过随着科技发展,日用铁器或机器锻打或不锈钢替代,铁匠之业,难以为继。随着那一批老铁匠的逐渐离世,铁匠铺终将消失在我们的视线中。其实,即将湮没于历史的又何止铁匠呢?我国农耕经济延续数千年,手工业发达,这是农耕文明的积淀,更是每个普通人的时代情怀与生命记忆。从原始手作到机械生产,从乡野集镇到摩登都市,老行当里存留着我们曾经的生活,旧物什上铭刻着一代人的光阴。它们是时代的留痕,也是文明的蝉蜕。

历史从来不是冰冷而抽象的概念。广东作家潘伟认为,百工技艺,或发扬光大列入“非遗”,名扬天下;或后继乏人沦为夕阳行业,行将淘汰。然而技术有高低,行业无贵贱。旧时“三百六十行”,都应逐一肯定,为之作传。因为它们是物质文明之遗存,是祖祖辈辈曾赖以生存的手段。近年来,潘伟在全国各地寻作坊,找旧铺,访工匠,用影像记录下民间的劳作与生活。潘伟最新出版的《百工记》包括“民生之本”“亦工亦商”等七部分,从衣食住行、工商经济、文化娱乐等领域全方位地展现“三百六十行”对人们生活的重要意义。本书既是一部行业影像志,也是一部社会生活史。

在潘伟的镜头和笔下,“阎猪佬”欧阳,弹棉匠老章,糊“狮头”的盘叔,刻墓碑的老陈,钉木屐的老吴,锅瓷碗的田师傅,“伟兴”铜铺的老苏……他们用自己辛苦而平淡的人生,在新旧行业的兴替更迭中,见证着时代经济和社会生活的流变。

本书是一部记录中国民间行当百业的图文集,作者走访各地采集百业信息,或亲临劳动现场,或寻访手艺人,拍摄了近250幅图片,涉猎的行业与百姓生活密切相关,包括一些将消失的“非遗”级别的旧行当、老手艺,它们曾是人们赖以生存的重要存在。一个行当,一部历史,一门手艺,一种生活。从本书中,我们可以探寻物质变迁中不变的人文精神,读懂中国百姓的劳动智慧和生活哲学。

凤凰山

都市慢生活

读书

10

2022年6月3日

星期五

邮箱:

3213456266@qq.com

□主编:郝良

□编辑:蔡伟

## 追寻传统童年游戏的中国记忆

——读《中国老游戏》

□李钊

舞龙灯、踩高跷、拔浪鼓、冰嬉、放风筝……老游戏陪伴着一代又一代中国人的成长,沉淀成温暖而深刻的记忆。《中国老游戏》是一本中国传统文化游戏书,全书以100种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统民间游戏为主题,选取采用婴戏图的绘画形式,深入挖掘老游戏里蕴含的传统优秀文化的内涵与基因,呈现出其间的民间智慧、历史记忆和文化密码。

明代著名思想家、文学家、哲学家王守仁曾言:“大抵童子之情,乐嬉游而惮拘检,如草木之始萌芽,舒畅之则条达,摧挠之则衰痿。”相比时下流行的电子游戏,融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养分的老游戏,不仅能促进儿童智力悟性发展,更能进行品格上的训练。如儿童舞龙灯可以增强团队意识和合作精神,感受民间舞蹈艺术魅力,踩高

跷可以锻炼肢体协调能力和身体平衡能力,拔浪鼓可以锻炼反应能力,提高手指灵敏度等等。如果陪伴儿童在历史尘封的土壤中去寻找和追踪,更会发现产生于民间、流行于民间的老游戏,鲜活而立体地展现着民间智慧、历史记忆和文化密码。舞龙灯是伴随着龙文化的产生、发展、演变而出现的,各地舞龙灯的习俗虽然有差别,却无不蕴含着风调雨顺、五谷丰登、平安祥和的心愿,是中华民族勤劳、勇敢、奋进、坚毅、拼搏精神的象征。踩高跷在春秋时期就已经出现,是人类与自然条件斗争下的产物,充满着人们对美好幸福生活的向往。

一款好的游戏不仅能满足儿童好奇、好问、好动的天性,激发儿童主动探索的动力,更能为儿童注入自信自强的精神力量,带来对中华民族的认

同感和自豪感。虽然随着社会的发展,老游戏存在的文化生态悄然发生改变,许多有着悠久历史和广泛群众基础的老游戏已渐行渐远,可当我们带着孩子走入老游戏的世界,会发现许多老游戏一直悄然影响和浸润着我们的生活,呈现着无与伦比的文化魅力。剪纸这一项中国民间艺术瑰宝,一直紧跟着时代的发展,剪纸的工具、技艺和语言不断丰富,许多极具时代内涵的元素融入剪纸艺术,让一张薄薄的纸片,一把平凡的剪刀,剪出日新月异的新时代。风筝不仅是许多孩子们喜欢的玩具,也有自己独特的文化魅力。它承载着古人关于飞行的奇思妙想,渗透着中华民族传统和民间习俗,经过匠人们的不断创新,如今已演化出各式各样、形态多变、具有鲜明的时代性的风筝,让放风筝这项活动在国内外深受欢迎。

《中国老游戏》让成人重温传统老游戏在旧时光里带来的简单快乐,也能引导现在的孩子去追寻传统儿童游戏里的中国记忆,牢记自己所归属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根脉,学习老游戏里蕴含的发明创造的本质和思维方式。